性别问题与性别意识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生长点

董美珍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20 世纪后半叶,女性主义科学哲学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而诞生,几十年来,它高举批判的大旗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方方面面展开了猛烈攻势,并建立了以女性主义经验论、立场论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其尖锐的批判锋芒、新颖独特的视角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文章探讨了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产生的缘由、观点及启示,以期为深入了解女性主义科学观,全面探索科学本质,共同推进科学哲学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关键词: 性别;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科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5680(2005)06 - 0054 -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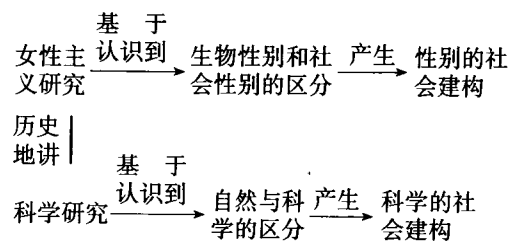
回顾整个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不难看到每一个哲学流派都是在对前任占统治地位流派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同样是源于女性主义者意识到科学的历史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男性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绝对压倒优势。那么,他们首先疑惑为什么女性为进入科学领域已经付出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当今的科学王国仍然是一个几乎由男性独占的王国?即使有一部分女性进入科学领域,她们也主要集中于科学大厦的最底层?更尖锐的问题是——为什么科学在整个构建过程中要系统地拒绝女性?科学自身的规则要求公正的实践,而公正的实践应该包括人类另一半的科学探索活动。科学的"人力蓄水池"应该是双性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现实科学局面会存在如此大的反差呢?[1]

女性主义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的本质在多大程度上与男性观念相联系,如果是相反,科学会是什么样子呢?为什么将人类的一部分经验称作男性的而另一部分称作女性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标签如何影响了我们经验世界的建构和价值的分配,它们又是如何反过来同化了现实的男人和女人,使其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正是这样的问题意识,激起了女性主义通过性别的视角来反思科学。女性主义者提出要重新审视科学领域的基本预设。这些提法隐含着一个前设:即性别和科学都是社会建构的。

一　性别与科学的社会建构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是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进入科学领域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其思想建立于相信科学并非是性别无涉的,它是男性的。因而,女性主义提出要重新审视主流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着重批评父权制体制下主流科学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性经验的排斥与忽视。并试图在各种变量中,用各样的技巧来修正或改变科学的主流实践。

随着女性主义对科学批评的出现,性别与科学这两个范畴开始相互交叉,从而,两个主体开始聚合。在此之前,二者相互独立,各不相关。可以说现代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最关键的问题是性和性别之间的关系、性别的意义问题。同样,当今科学面临关键的问题是科学的意义问题、科学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照来看女性主义研究和科学研究在认识论上的对等性:



【收稿日期】 2005 - 08 - 02
【作者简介】 董美珍(1971 -),女,山西右玉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师,研究方向:科技与社会。

历史地讲,女性主义研究出现于认识到女性是形成的,而非天生的,认识到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同理,当代科学研究的出现也是基于对自然与科学区分的认识,意识到科学现在不是永远也不是"自然的镜像反映"。由此,产生了两个新的研究领域:性别的社会建构、科学的社会建构。

女性主义相信性别与科学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且这两种建构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与对父权制文化的批判是一致的。20 世纪 60 年代,女性主义对科学批评的主要关注点是对科学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批评,揭示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研究集中于个体女性如何在科学事业的社会结构中受歧视,以及科学事业中存在的和女性社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女性主义者通过数据分析、传记形式等从女性主义经验论立场揭示主流科学如何排斥女性的问题、以及性别作为一个变量在科学中被忽视、研究结果的解释怎样有利于男性等等。这些研究批评了西方文化所鼓励的女性气质与女性进入科学的动机和成就相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们/他们提出许多不同的行为措施,以增加女性在科学界的人数,结束科学对女性歧视,但收效甚微,随后,女性主义反思:为什么提出正面的做法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很快女性主义认识到,男人、女人和科学的产生是各种交织力量的合力的结果,这就是"科学 - 性别体系",必须对构成这一体系的离合互动网络的根源、动力和结果进行深入探讨,发现性别观念和科学观念在这个系统中是如何相互沟通的,这个系统在我们的社会中又是怎样运转的,它又是如何对男性、女性和科学产生影响的。这样,性别和科学的中心主题就变成了对支撑科学与男性结合、科学与女性分离的合力网的分析。换言之,就是对男性、女性与科学的构成的研究,更确切地说,就是男性和女性的构成如何影响了科学的构成。其主要内容包括:在现代科学准则和价值观发展中,要对性别角色理想模式进行历史分析;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中,要对男性、女性科学家的发展进行社会心理分析;从哲学的角度分析现代科学准则和价值观如何影响科学理论的产生。其中有两种比较完善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理论:一是女性主义经验论,二是女性主义立场论。

二 女性主义经验论

女性主义经验论属于女性主义认识论,它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合法性提供规范性的说明。其主要观点是,坚持知识的证据主要来自于经验,但传统科学在问题的提出、研究的设计、经验数据的收集和解释阶段都带有一种男性中心的偏见。女性主义者尖锐地指出,传统科学将男性的经验当作整个人类的经验,是以歪曲和埋没女性的认知方式提出问题、设计方法、收集并解释材料的。这种科学已经因其包含反对女性的社会偏见而受到严重污染。男性学者在科学领域中一统天下,他们的科学往往包含各种假设或预设观点,其中包括歧视女性的观点。比如,假定妇女的道德判断力、智力、从事科学的能力、对于人类进化以及对于历史或当前社会关系的贡献都逊色于男性。哈丁指出:"这并非个体作为癖性持有的观念,而是整个文化的普遍臆断。"[2]传统科学的定义中并没有包括课题的选择,而科研问题的选择总是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受到文化因素的浸染。科学从来都不是不偏不倚地追求真理,人们必须对有限的时间和资金投向哪些科研项目作出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没有评价科学研究的既定标准,也没有得以证明的真理指示器。女性主义经验论寻找更多的证据来解释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是基于错误信仰的社会偏见所致,这些偏见体现在确定科学问题的概念、研究设计和证据的解释和分析中等。女性主义经验论者相信,存在着无视对象事物的描述与解释,而受制于研究者的兴趣、期望和实验方式等价值取向的"坏科学"。例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承认,针对男性的药物研究比针对女性的多,这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可怕的影响[3]。

相比较而言,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好科学"能"批判社会科学的子领域",它揭示"文化的性质、价值以及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幕后'证据的假设作用",为此,女性主义经验论试图去改造仅仅基于一组孤立人群经验的"坏科学",使我们注意到"经验主义认识论在经验上的缺陷"。[4]女性主义经验论不是简单地"把女性添加到经验论中去",而是去改造那些形成经验论科学进路的文化和实践的特殊框架,同时提出通过女性主义研究获得的女性主义意识更加值得信赖和经得起考验。科学作为一种追求真理的事业,它不可能仅由一部分人的经验组成。真正的科学应当是兼容并蓄的,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没有特权可以代表其他群体讲话,男性群体不能代表女性群体,不能主宰科学。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科学总是倾向于反映现存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妇女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她们的经验和生活往往遭到贬抑或忽视,因而不能成为处理自然界和社会关系重要问题的源泉。实际上,女性的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她们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对压迫的切身理解,其处于社会边缘者的经验和生活能提供优势群体看不到或不会重视的有价值的新问题。这一主张的本质特征是:女性拥有接近新认识论的优势,不是因为生物学的差异,而是因为她们不同的经历。女性的社会经验使她们对世界和历史的看法作出另一种选择:一个能超越旧的机械的僵硬世界的性别二分法。

可见,女性主义经验论诞生于对传统主流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的批判中,认为其标榜科学的客观主义和价值中立原则是父权制文化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典范。因此,女性主义实质上是要通过"性别"这一维度,打开科学知识生产或科学实践的"黑箱",解构科学知识的事实性和科学实践的合理性,解构传统元科学话语的权威地位。虽然对科学的解构并非女性主义的首创,但不同的是女性主义强调"性别"在科学建构过程中无处不在的影响,如哈丁指出,"现代科学所做的各种界定、解释无不隐含着一种性别亚文本(sub - text)。"[5]女性主义在对传统科学批判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一种更好的、更真实的、新的科学知识观。她们强调科学家个人经验在知识构成中的价值,目的是重建一种能够表达女性经验的、一个没有权威和权力控制的、真正民主的认知方式,女性主义相信,科学从本质上说应当是客观公正的,只要严格坚持科

学探索的方法论标准,严格遵循公认的科学研究程序,科学中的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是可以纠正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倡导,从妇女或其他边缘群体的生命观出发,把发现的背景置于某种最少逻辑方法控制的情形下,来探寻可供选择的科学假说和理论。

总之,女性主义经验论自视是一种革命性的认识论,并试图用"高尚的"女性主义意识去纠正科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正如哈丁所指出的,"知识应该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女性主义的主张更优越,因为它们产生并验证一种更全面的、更少歪曲的社会经验。"[6]从知识论角度来看,女性主义科学观基本上属于科学建构论;从实践的角度看,女性主义关于科学的探讨带有很强的政治和伦理色彩,知识变革与妇女解放的目标始终交织在一起。即使如此,女性主义经验论也只在研究中关注能够纠正科学活动中的性别歧视的方法。

三 女性主义立场论

女性主义立场论是女性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女性特有的认知方法论。众所周知,从不同的视角看事物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大多数女性主义者以此为出发点探讨知识,形成了一种颇具影响的认识论——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女性主义立场论不满于经验主义的保守性倾向,质疑男性在认识上的特权主义,指出男性凭借认识上、出版上的霸权,将建立于男性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除立场化、去除价值化、去除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因此,必须推翻传统科学研究中的主流构架,建立女性主义的知识理论,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科学的男性化,建构女性主义的"后续科学"。其基本假设是:我们对世界的说明永远不可能是全面的;知识的生产是一种政治参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们的题材有所选择与诠释。由于男人和女人是在社会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不同的活动个体,他们各自所经验到的人类活动也不相同。男人的经验永远是不完整的,作为被宰制、被压迫者的女人总是可以看到更多;女性主义科学可以对世界提供更少片面和更少扭曲的说明。可见,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主张存在一种属于女性主义或女性的独特的认知视角,由于女性在社会中位置和经历不同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她们希望创建一种关于女性、由女性自己说话的全新的和以女性为中心的独特的女性主义科学,同时声称这种女性主义立场论不仅独特而且具有男性没有的优势。

立场认识论至少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关于立场或视角的理论;二是关于某些视角具有认识上的优越性的理论。那么,什么构成某个特定群体的立场,这必须由经验观察和理论反思来确定。正如许多理论或讨论所阐明的,一种立场是一个社会关系中的客观位置。亦如南希·哈特索克(Nancy Hartsock)所指出的,一种立场不同于一个观点或看法,因为要透过社会生活表面直达构成它的"实在",需要从科学和政治斗争这两个方面作出努力。[7]这样,女性主义立场论就有这一任务:论证存在着一种属于女性的独特视角,而且这一视角具有某种优越性。

女性主义立场论来源于黑格尔对主人和奴隶关系的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分析作了阐释。女性主义立场论者模拟这一说法,论证了男性在社会生活的主宰地位导致了偏袒的和不正当的理解,而女性受压制的地位提供了更彻底、更合理理解的可能性。正如奴隶的生命因依赖于对主人精确而可靠的了解,所以与主人的地位相比,奴隶更容易形成头脑清醒的观察和评价。同理,建立于女性经验和立场基础上的知识更加完善、更少歪曲。女性主义立场论为女性政治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她们的探索使女性主义的观点转变成一种"立场"——一种为我们说明和解释自然、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倾向于道德科学的基础。[8]它是建立于这样一种假定之上的:即权利和知识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而"他者"的立场是开始既思考文化差异又考虑权利关系的最好位置。它能够产生关于这两种差异怎样对扩大和限制物质世界的知识增长起作用的洞察力。女性主义立场论要求确认并运用关于妇女特殊社会地位的独特资源,以便对形成主流制度、概念框架、文化和实践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假定加以确认并提供最客观的认识。因为男性和女性似乎生活在同一历史地理背景文明中,却过着不同的文化生活。女性主义立场论就是要表明,男性的优势地位会导致其片面和错误地理解现实,而女性屈从地位更容易产生无偏见的知识,为增加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科学研究应该从透视女性的生活开始,这不仅仅因为这样的起点能纠正偏见,而且也因为"与由享有特权的男性从事的社会建构相比,从女性立场建立的社会结构出现较少的错误,较少的偏袒和歪曲"[9]。

为此,女性主义立场论首先批判地论证了传统认识论所倡导的客观、普遍、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并不存在,知识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建立在特殊人类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科学的方法是基于男性中心主义的,即使是好的科学理论也往往无视女性的地位和角色,女性的认知方式总是被贬为"本能的"、"直觉的"、"情绪化的",对主流知识来说,这些特征甚至被认为是"女性"所特有的,因而也就长期存在贬低女性进行科学实践的合法性。女性主义立场论就是试图打破传统认识论的神话,结束男性在科学中的霸权,为女性争取科研必需的资源和权利。不仅如此,女性主义立场论认为必须推翻科学研究传统中的主流男性霸权,建立一种能发出女性声音的女性主义科学。它要求我们以类似于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奴隶优于奴隶主和侍女,废除"上帝之眼"的思考问题方式。

立场决定观念,女性主义立场论从独特的女性社会地位和角色出发,分析传统理论和制度对女性地位的界定,指出这种传统定位中的性别偏见和父权制根源,进而为女性进入科学领域提供依据,也为女性主义科学理论的构建寻找理由。更重要的是,女性主义对性别和权力与知识相互关系的关注使她们力图发展出某种不压制女性认知方式的可选择模式,它至少应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理性描述的模式,一种消减主客二分法的分离和对立,以及相应术语性别痕迹的模式,它包含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呈现出复杂性、交互作用和整

体论的特色。这样一种科学被称作女性主义是因为它表达和评价了女性的敏感性和认知气质:如关注特殊的交互作用,考虑爱欲和认识论关系的本质和地位;不崇拜个人主义和控制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更强调整体性、养育性,更关心与客体的关系,突出女性理解自然过程的真正特征;是复杂的和相互作用的,而不是抽象的、还原的。女性主义把这种模式看作是对当代科学的改进,并认为这样一种女性主义科学更具辩证法。

女性主义对社会和自然科学的批评,不管是由女性还是由男性来表达,只要建立于普遍的女性经验特征基础上就被理解为女性主义视角。女性主义立场论的优点显而易见,它打破了传统科学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和价值中立的客观性,体现了女性主义将道德的、政治的与经验的理解相结合的知识统一原则。但是,女性主义立场论没有解释所谓统一的女性身份、女性经验和女性立场从何而来,这也使女性主义立场知识理论的统一基础受到威胁,而只能从策略上对传统认识论和男性科学构成激进的挑战。

四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启示

可以说,正是一种问题意识和性别意识成为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生长点。女性主义正是看到了传统的科学哲学无法解释"性别"这一变量在科学中的作用,从而步步深入地追问,进一步对主流科学哲学的理论前提、假设提出挑战,最后,要求变革传统研究范式,建构使女性经验得以呈现的女性主义科学研究范式,真正消除传统科学的男性霸权。其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反映了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创新精神。正如20世纪伟大的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认为的,科学始于问题,科学的精神在于批判。只有批判,才能前进。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理论正是禀承了波普尔所讲的一种批判精神,以其新颖独特的视角,使先前隐藏在传统理论中的预设彰显出来,为那些被传统认识论忽视的知识维度带来光明,为认识论打开了一扇新的研究窗口,从而使我们透过"性别"这一视角看到了传统认识论图景的缺陷,启发我们重新理解和思考传统科学观。

更重要的是,女性主义理论本身所携带的一种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对科学女性不无启发作用。也许现实中的女性科学家缺乏的正是这种敢于批判、勇于创新的精神。这也是科学史上为什么作出重大理论突破的大都是男性科学家的原因之一。这些男性科学家无不是表现出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对原有的理论说"不"的精神。普朗克对传统的能量连续理论说"不";爱因斯坦对经典的时空分离理论说"不";玻尔对传统电子绕着原子核的轨道运动会辐射说"不"。这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名垂千古。而且,他们表现出勇敢的奇思异想和惊人的"狂"。汤姆逊发现了电子,许多科学家斥责他是在开玩笑;狄拉克提出正电子,有人称之为"最疯狂的想法";泡利在猜想中微子的时候,连他自己也觉得:"我做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他16岁时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如果人以光速追逐光,他将看到什么?"

而女性往往胆小谨慎,害怕违反常规,怕被人嘲笑,不敢冒风险,不敢想别人没想过的事,不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不愿做没有把握获得相应回报的事,她们更愿选择循序渐进,从小题目做起。当然女科学家中也不乏有创造力的大胆者,但一般而言,女性温柔恭顺的天性使她们更易服从权威,表现出过分的谦虚谨慎。即使当今,我们也很少在科学女性身上看到喜欢冒险和好斗的性格,也没有强烈的好奇心。究其原因,恐怕更多的是社会性别而非生物性别使然,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塑造了女性怯懦和顺从的个性,使她们普遍缺乏驰骋天宇、自由翱翔的想象,及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构建精神。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科学女性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导向作用,女性主义理论重大成就的取得正由于其敢于置疑传统,敢于挑战权威,大胆地表述自己的思想,从而试图以一种女性主义的"好"科学来取代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坏"科学。不管其理论结论存在多少缺陷,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大创新和壮举。

我们认为,如果女性主义理论能更多地在唤醒女性性别意识的同时,注重挖掘女性勇于创新的精神,激发其敢于表达自己独特思想的勇气,也许有更多的女性会以自己的生活为出发点,提出更多值得赏识的知识,为增进人类关于自然规律及世界的认识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资源,真正实现如女性主义立场论所论证的:变女性不利的政治地位为分析优势。我们相信观念引导行动,反抗孕育希望,相信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不断开展和深入,女性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大量女性将进入科学领域,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必然会对科学的目标、价值和结构产生影响,科学因此将会得到整体的修复而变得更加富有人性,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

【参　考　文　献】

[1][4][6]Harding Sandra.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 26、184.

[2][美]桑德拉·哈丁. 科学的文化多样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 夏侯炳,谭兆民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7). 182.

[3][9]Harding Sandra.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15、185.

[5][8]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 8 - 9、26.

[7] Hartsock Nancy.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83.

(责任编辑　魏屹东)